

南菁文化丛书

杨培明 主编

南菁书院志

赵统 著

南菁文化丛书

杨培明 主编

南菁书院志

赵统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菁书院志 / 杨培明主编; 赵统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10

(南菁文化丛书)

ISBN 978-7-5458-1179-7

I. ①南... II. ①杨...②赵... III. ①书院—教育史—江阴市 IV. ①G649.29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41891号

责任编辑 孙 莺

封面设计 邴书径

技术编辑 吴 放

南菁书院志

杨培明 主编

赵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mm 1/16 印张 42.75 插页 8 字数 600,000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79-7/G.92

定价 88.00元

《南菁文化丛书》编委会

丛书主编及编委会主任

杨培明

编委会副主任

周 源 赵长缨 戴加成 马维林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维林 冯德强 印晓明 孙远景 刘正旭

杨培明 张敏军 张静慧 周 源 赵长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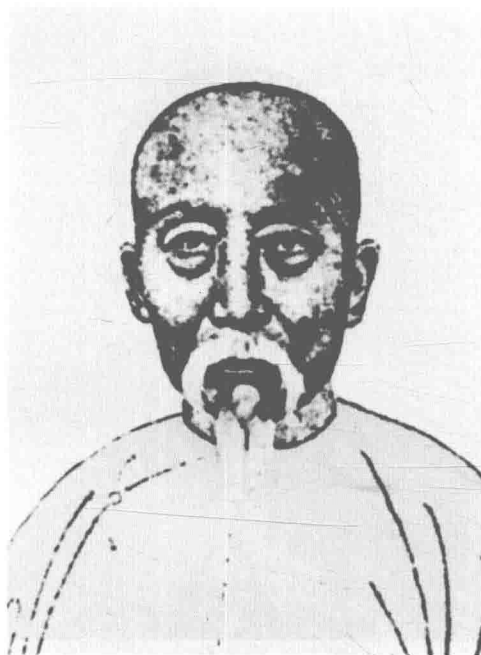
赵 统 戴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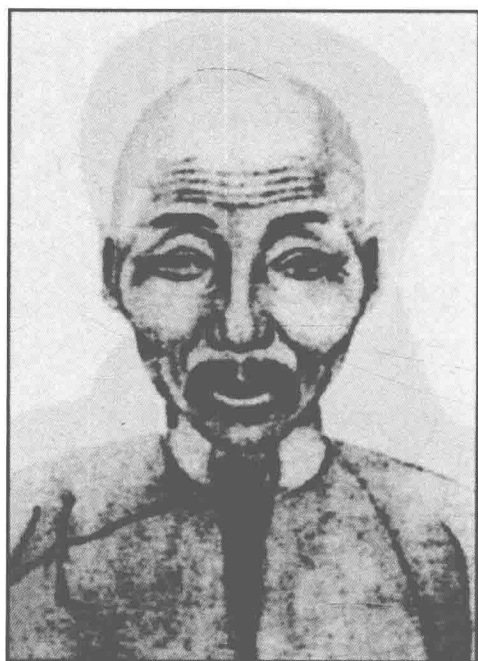
南菁书院创始人黄体芳



南菁书院奠基人左宗棠



南菁书院学术倡导人王先谦



南菁书院经学大师黄以周

南菁書田

南營沙田記
南營沙田者松江川沙縣東海中稱沙也道光間始見可蒿時歷土年由羊蓋土之可後為新法於海
者人焉而口皆稱之官及所謂羊蓋者也同治間復入江蘇布政使厚藏八百千元始七年江南大吏
有請大新縣於海關稅局之款於是復建道姑父相清河道費君曾等始創相沙田萬餘畝實銀
至萬二千畝自是三千千畝稅於利年亦積年耕盡蓋土姓君費君願入公為書院書火費金又償它
姓佃費銀六千而有奇於陸為書院有眾匪以董某計者共五萬餘畝已稅甘如藏此南營書院有沙
地之鄉軍實計以海關稅局高岸耕種律地間之可得二萬畝薪薪與耕而并美其費以屬地者董其
事經已允准可為沙田之一區防海滋事有或謂知也第董望之此沙地有田之始必盛入也部議許
期先沙田由書院稅局則耕及久遠矣記口天不愛道他不愛富道之資於人者口取焉而不蘇在善
理之而已矣地稅於江海關稅局以得銀沙田土人耕作而利久之戶口日以漸盛大則耕邑今耕
江榮曜是矣茲沙之開可以事插浮食無注業民為主之者若相保區畫之方位能斷背梗之界數十
年歲宜及有建官分治事而其地盡無私口外百里所為海上天然屏障無日焦誠郭設防言稅務者
將有取焉出不獨書院區區之利也已沙田名者江蘇全省學政王先謙擬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張哲江蘇全省學政王先謙擬
就 職 縣 州 判 拔 貢 生 沙 從 心 書 丹 蒙 額
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夏六月

易經

南菁書院

南齊書院記
勅勞以先緒六年繼仁和愛公曾學於江蘇八年竣事奉恩命仍留益思焉以何久不
劾乃權而可見人士之秀前而未達僅有其質而不能自立者某士曰蔡君之志心於是謀
就江陰建書院一區江陰在江蘇四方為中而書院附於學政為士之所趨值而棲之以可久
體勞則以是告鄉總督左文襄公公旅次許參撫盤鹽二邑西向東徬魯火之費於是體勞
于同官出資記所謂南擇之人學得其善華者令曰南華書院使來者不忘其初而給以課朱
鄭公及來子於後堂使各學其而通而不以一先生之言體致訓誨詞章兼通之儒以為之
師而徵求各行省官刻書籍以度乎其中心於是既較既周撤下諸郎各以其異等諸生四面來
至日有請問者行市之說月有經史雜著之採每歲一觀別而進退之以至於今茲矣人才之
興無非為國家者先聖賢哉知夫國家須才之事可以厝繁防緝不能盡有以待之故惟是先
其本京而錫乎其不可變之道以待無窮之變乃其所以厝繁防緝不能盡有以待之故惟是先
善於讀書且古之人以往歌之身一旦出而經天下從非待天者也彼適乎一經則存乎三代
聖人之心而操乎一藝則忘子下眾人之心聖人之利己者左矣要其所以不振立求其實要然後
少哉獨少吾所謂儒人者可謂生生長是邦執親手亂敗之由而務為反振以求其實要然後
古聖人撥亂世反正之道不能開窮於今茲而本朝廟有耕唐之大顧泰三王之書復興於東南
者予無使國家終遇艱苦則又有起於禮序之間而視魏也已

乙未十一月九月兵部主事江蘇學政瑞安黃體勞撰并書

幼武先生遺稿

黄体芳《南菁书院记》

王先谦《南菁沙田记》



南菁书院藏书楼



南菁刻书



黃以周手批張錫恭南菁書院課藝



南菁书院时期同学聚餐留影。(1941年摄于上海)

序 一

杨培明

教育，是照亮民之心灵的第一道阳光。

南菁书院，正是这七彩阳光中闪亮的一缕，升起在晚清的天空。作为清末时期江苏全省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建院伊始，书院创始人黄体芳就十分重视营造宽松和自主的学习氛围，提倡研讨和辩论，初步为书院定下了崇尚勤读、提倡朴学、知行并重、关注社会的独特文化品格。王先谦、张文虎、黄以周等先辈秉持开放的学术态度，汉宋兼采，义理融通，塑造了南菁的治学方向，使得南菁书院在晚清学术界名重一时，风骚独领。

南菁书院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书院当年的讲堂、藏书楼、观星台，也已无迹可寻，但书院时刻印的《皇清经解续编》，依然散发着香远溢清的浓郁书香，留存至今的书院古井，也依然清冽甘甜。南菁的精神仍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南菁风雨兼程，虽几经烽火，校名几经更改，从书院、到高等学堂、到新型中学，但“南菁”二字，一直岿然不动；校址几经搬迁，曾经辗转沪校，回归故址，又搬迁至今天的敬山之侧，但“忠恕勤俭”的校训，伴随着开放包容、自主自由、经世致用的书院文化，跨越了三个世纪，依然代代相传，是南菁人受用至今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根砥。

今天的南菁，力求择高处立，寻平处坐，向宽处行，务实求进，励精图治，以成就南菁更崭新的现在和未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南菁文化精神的滋养，从历史中获得智慧，方能传承、创新和超越。

作为南菁文化研究众多专家学者中的一员，赵统先生以一己之力，几易其稿，几番增修，穷经皓首，完成了这沉甸甸的《南菁书院志》，对书院时期和高等学堂时期的南菁，从制度沿革、治学方式、人物列传三个方面，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梳理，使得南菁书院的格局嬗变和文化影响有了一个清晰完整的呈现。

赵统先生是一位热爱教育、对南菁倾注满怀深情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一位精益

求精的严谨学者。他对南菁书院的情况如数家珍,对清代的书院制度、科举教育制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记述南菁书院的创建与发展历程言简意赅,脉络分明,记述南菁的治学理念、社会背景客观中肯,对师生交往的刻画栩栩如生。赵统先生读千册书,行万里路,走过很多地方,翻阅过大量资料,进行过多方考证,夙兴夜寐,多年如一日,才能拂去历史尘埃,透过沧桑之变,完成这部资料性强、科学性高、内容丰富、考证精密的志书。赵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南菁文化研究的里程碑,对南菁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改进美育教学。教育部也将“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列入近年的工作要点中。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其自强进取、诚实守信、兼容并包、强调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等精神内核,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文化、审美和道德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南菁高中也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实施学校德育和美育的重要途径。

探源索泉,书院文化是南菁独特的宝贵财富与精神根基,书院文化的深厚底蕴滋养了一代代南菁人。传承南菁书院文化,让南菁文化的火炬照亮学生成长的道路,培养学生独特的南菁气质,是南菁管理者的使命。“南菁文化与南菁人物研究”,是学校十二五规划的重点课题,作为课题组核心成员的赵统先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经过补充完善,增修到的五十多万字的《南菁书院志》,是这一课题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南菁高中是江苏省美育课程基地。美育,能影响一个人的情感、气质、胸襟,将帮助学生实现生命的完整与幸福,这是单纯的知识教育难以达到的。南菁将学生审美素养和审美能力的提升纳入了常态化教学视野。学校不仅利用独特的艺术馆资源,开设了名为“中国传统艺术与审美”的美育系列课程,更以潜移默化、熏陶浸润的方式,贯穿于整个学校教育,体现在日常的教学与活动中,《南菁书院志》也将是学校美育的校本教材之一。

感谢赵统先生和众多的南菁文化研究者,他们的工作,不仅对南菁书院的历史文化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与传承,为后人留下一部系统、翔实的书院研究史料,也可以让新一代学生更详细地了解学校历史,学习南菁先贤的品格,使一代代南菁人探幽钩沉,熔炼出的永不磨灭的南菁精神——人文与创新,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扬。

序 二

王伊同

清代学政，舍省城而驻节他邑者，裁三，吾苏其一也。光绪壬午（1882），学政黄体芳，因地制宜，师杭州诂经精舍规范，创南菁书院于吾乡，考课调取通省举贡，入院研习，并先后延聘经学名宿张文虎、黄以周为教谕。黄体芳去，王先谦继之，建南菁书局，刊《皇清经解续编》千四百三十卷，尤集晚清经学之大成。

顾同光以降，国事益衰，孔孟程朱之学，迂远疏阔，无以救燃眉之急。历届课生，渐舍旧而就新，去虚而务实。唐文治精于经传辞章，后乃监督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兴办无锡国学专修馆及私立无锡中学。胡玉缙长于目录学、说文、穀梁，参张之洞幕，嗣更掌教京师大学堂。汪荣宝治扬子法言，然出使东瀛。丁福保纂刊说文解字诂林，然毕生以医术名海上。徐若孟森之于明清史，孙毓修之于童话，蒋维乔之于佛学，张一麐、吴稚晖、钮永建之从政治兵，硁硁焉一以经世致用、国家兴亡为己任，而南菁书院之名，益大振于长江南北矣。

书院无志，故事旧闻，日趋晦冥。丁丑（1997）校友会成立。后五年，决议修志，延同邑高级中学文史教习赵统主其事。君父荣长，少肄业国专，从唐文治游。君之于南菁三传矣。既受命，患文献之不足也，数走上海、苏州、无锡间，访辑遗佚，历一年有余而书成。凡八章，二十馀万言。搜罗广博，考订精详。

余维南菁之名书院也，裁十六年耳。其后两变：曰学堂，曰学校。论品类，则有公立、私立之殊。论学制，又有三年、六年、文科、农科、文理科之别。然而南菁之名，固屹然不稍撼。予以壬申（1932）卒業南菁高中，七十有一年矣。今以衰躯，获窥宝库，喜而奋笔为之序。

癸未（2003）四月既望，江阴王伊同，时年八十有七。

序三 斯楼应许附千秋

吴 飞

赵统先生的《南菁书院志》终于完稿，洋洋洒洒五十万字，我拿到电子版后，迫不及待地将它读完，颇多感慨。

我对南菁书院的兴趣，始于对张闻远先生学术资料的搜集。因为闻远先生肄业南菁，我2011年开始四处搜索关于南菁书院的资料，就在旧书网上买了一本南菁中学自印的《南菁书院志》初稿，大约二十万字，对南菁书院的历史沿革、教育制度、学术传统、主要人物都有简洁但清楚的介绍，读毕有很大收获，但也萌生了许多困惑，对南菁书院更是心向往之，就有了看看南菁旧址的想法，于是在这年秋天第一次来到了位于江阴的南菁中学（即清末的南菁书院所在地），见到了它的作者赵统先生。

赵统先生已过六旬，清癯朴素，极为谦和，是江阴的一位退休语文老师，读书极多，有着很高的学识，对清代书院制度、科举制度、学政制度等有很深的研究。他本非南菁中学的老师，却被南菁中学特意调来修志。赵先生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图书馆，翻阅了相关人物的文集、传记和回忆录数百种，先写出了这部初稿。初稿虽就，但他对南菁书院的感情很深，陆陆续续又看到了大量资料，期待能够完善成更丰富的一部书院志。他对南菁书院的情况如数家珍，好像自己就是从当时的南菁书院走出来的，无论为人为学，都散发着清代江南学者的书卷气息。后来得知，赵先生的父亲蓉裳先生是唐蔚芝先生在无锡国专的亲炙弟子，果然是南菁学人的嫡系后裔，江阴数日的交谈就带我回到了光绪八年的江南学界。

江阴虽是小城，却扼长江天堑的咽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且位于人文荟萃的苏南正中央，极富舟楫之利，故明清两代的江苏学政衙门都不在江宁或苏州，而常驻江阴。光绪八年，兵部侍郎、江苏学政瑞安黄漱兰既有感于科举制艺难以培育人才，又期待曾文正、左文襄这样的大贤出现（支持建立南菁书院本就是左文襄晚

年的一大善举)，在此建南菁书院。

黄濬兰最初为书院延聘的院长是南汇张啸山，啸山先生却很快谢世，其后定海黄元同先生主持南菁教席十五年，成为南菁学术的灵魂。濬兰自己也很快离开了江苏学政的位子，继任者是著名学者长沙王益吾。王先生在南菁刊刻了《皇清经解续编》，而且对南菁学术有着更实质的影响。元同、益吾二位学问大师真正确立了南菁的治学方向，他们没有像黄濬兰最初预想的那样，培养出曾、左那样的经世之才，却培养出了不少相当优秀的学问家，使南菁书院成为清代学术和传统书院制度的最后辉煌。

濬兰在位时间虽短，但言南菁者必推始濬兰，因为他在几个重要方面塑造了南菁书院的风格。其创始之功，首先在于为这座书院命名“南菁”。在建院之时，濬兰的老师孙琴西先生（即孙仲容之父）曾建议以“崇让”命名，濬兰却未接受，而是命名为“南菁”。关于此书院何以如此命名，赵统先生有非常详细的叙述。张啸山认为此名取自《诗经》“菁菁者莪”之语，濬兰则解释说：“乃取朱子《子游祠堂记》所谓‘南方之学，得其菁华’者，命曰‘南菁’。”说得虽明，却隐然有鄙视北方之学的意思。在清代汉、宋相争的学术语境下，以此命名，南北之分似乎就是汉宋之分，《北史》李延寿所说的“南人约简，得其菁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合此意。于是，元同先生辨析说：“夫学必先之以博文，犹木有枝叶也。学必继之以约礼，犹木有菁华也。今之言学者，空谈玄妙，直以《诗》《书》为糟粕，是欲求菁华而先翦其枝叶，菁华终不可得也。或又孜孜于辞章故训，不复进窥乎大道，是误以枝叶当菁华，又不知枝叶之未可持也。”元同以为，南菁书院的旨归，是要以枝叶培养菁华，以菁华继其枝叶，即“博文约礼”。濬兰、啸山、元同均为南菁书院创始者，经他们的层层解释，南菁书院的学术取向清晰地呈现出来。而这正体现在濬兰先生并祀郑君、朱子的安排中。

濬兰在南菁书院立郑君、朱子二先生木主，又在藏书楼上撰长联云：“东西汉，南北宋，儒林文苑，集大成于二先生，宣圣室中人，吾党未容分两派；十三经，廿四史，诸子百家，萃总目之万余种，文宗江上阁，斯楼应许附千秋。”此联气势豪迈，胸襟博大，已成名联，而它最好地诠释了祭祀二贤木主的安排，也为南菁书院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初，仪征阮芸台在杭州立诂经精舍，并祀许叔重、郑康成二君木主，展现了乾嘉之际汉学兴盛时的学术取向。而今，南菁书院并祀郑、朱二主，鲜明地揭示出汉宋兼采的倾向。南菁虽未培养出曾、左那样的经世之才，却继承了曾、左汉宋兼采的思想倾向并发扬光大，也算不负濬兰起初的愿望了。